

習近平的對外政策： 當「新型大國關係」對上「亞洲新安全觀」與 「一帶一路」倡議

楊雅琪

國防智庫籌備處副研究員

摘 要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之初，外交重點多在經營太平洋地區的對外關係，最顯著者為推廣與美國的「新型大國關係」。近期，其外交重點拓及中亞、西亞及南亞，並透過各項區域會議，行銷「亞洲新安全觀」與簡稱「一帶一路」的經濟整合倡議。這兩大對外政策，一個以中國大陸國界以東的美國為對象，另一個則以國界以西的中亞、西亞及南亞為目標。「一東一西」的對外政策，顯示習近平的對外關係版圖呈現兼顧東向與西望的布局。本文首先分別探討「新型大國關係」及「亞洲新安全觀」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定義、背景與意涵，接著比對兩種對外政策背後反映出的戰略盤算，最後分析兩者推行上面臨的挑戰。

關鍵字：習近平對外政策、新型大國關係、亞洲新安全觀、一帶一路倡議、絲綢之路經濟帶、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壹、前言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以來，在外交政策上有幾個重大的「新」構想與概念。其上任之初的外交重點多在經營太平洋地區的對外關係，最顯著者為推廣與美國的「新型大國關係」。該構想最初是由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並由習近平加以發揚光大，成為對美關係的政策基調。近期，習近平的外交重點拓及中亞、西亞及南亞，透過各項區域會議，行銷「亞洲新安全觀」與簡稱「一帶一路」的經濟整合倡議。這兩大對外政策，一個以中國大陸國界以東的美國為對象，另一個則以國界以西的中亞、西亞及南亞為目標。「一東一西」的對外政策，顯示習近平的對外關係版圖呈現兼顧東向與西望的布局。本文首先分別探討「新型大國關係」及「亞洲新安全觀」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定義、背景與意涵，接著比對兩種對外政策背後反映出來的戰略盤算，最後分析兩者推行上面臨的挑戰。

貳、美陸「新型大國關係」

一、「新型大國關係」之定義與意涵

中共於 2010 年第二輪「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 期間，首先提出與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之構想。2012 年 2 月，時任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前夕，表示美陸是世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認為「太平洋夠大，足以容下『中』美兩國」，並於訪美期間提出美陸應努力塑造 21 世紀「新型大國關係」，「為不同政治制度、歷史文化背景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建設積極合作關係，樹立前無古人、後啓來者的典範」。¹同年 5 月第四輪 S&ED 期間，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重申美陸發展讓兩國人民放心、讓各國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國關係」之重要性，強調要「打破歷史上大國對抗衝突的傳統邏輯，探索經濟全球化時代發展大國關係的新途徑」。

¹ 崔天凱、龐含兆，〈新時期中國外交全局中的中美關係：兼論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中國網》，2012 年 7 月 20 日。

²2013 年 6 月，習近平以新任國家主席身份與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在加州「陽光莊園（Sunnylands）」舉行非正式元首峰會（「歐習會」）時，列舉美陸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 5 項立基點：（一）雙方都有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政治意願；（二）雙方 40 多年來已奠定良好合作基礎；（三）雙方 90 多個對話溝通機制，為「新型大國關係」提供保障；（四）兩國民間交流熱絡，為「新型大國關係」奠定深厚民意基礎；（五）未來兩國有廣泛的合作空間。³自此之後，「新型大國關係」幾乎成為美陸高層對話必提重點，成為習近平政權對美政策基調。

所謂「新型大國關係」究竟是種什麼樣的關係？2012 年 7 月 20 日，時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與龐含兆曾撰文〈新時期中國外交全局中的『中』美關係：兼論『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說明這種關係是「合作而非對立、雙贏而非零和、良性競爭而非惡意博弈」的新型大國關係模式。⁴習近平在「歐習會」中以 3 句話概括：（一）不衝突、不對抗；（二）相互尊重；（三）合作共贏，並一再於各種場合重覆「太平洋夠大」的論述。⁵2013 年 9 月 20 日，中共外長王毅於美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發表「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專題演說時，重述這 3 句話並加以論述，指出美陸必須順應全球化潮流，以「不衝突、不對抗」為前提，尊重彼此差異，並堅持在各項領域持續進行廣泛合作。⁶

瞭解中共官方對「新型大國關係」的定義之後，接著則須探究提出這個構想的背後意涵。中共官方認為，歷史上的大國關係往往呈現「零和」局面，最終難免導致衝突；因此，美陸兩個大國必須建立不會走向衝突的新型關係。崔天凱與龐含兆在前述專文中指出，⁷美陸探索「新

² 崔天凱、龐含兆，同前註。

³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Bilateral Meeting,” The White House, June 8, 2013.

⁴ 崔天凱、龐含兆，同前註。

⁵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Bilateral Meeting”.

⁶ 〈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王毅外長在布魯金斯學會的演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3 年 9 月 21 日。

⁷ 崔天凱、龐含兆，同前註。

型大國關係」的努力，早在 40 多年前美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陸時就已展開；在那之後，鄧小平曾表示「『中』美關係終歸要好起來才行」，江澤民提出兩國「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方針，胡錦濤亦與歐巴馬達成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共識。崔與龐分析，40 多年來，美陸已累積一定的戰略共識、深厚的合作基礎及豐富的交往經驗，在這樣更加穩定、可靠的良性互動架構下，開創「新型大國關係」是可能也可行的。兩人另外點出，為確保順利共建合作夥伴關係、探索「新型大國關係」，兩國必須破解 5 大難題，意即解決戰略互信缺失、突破核心利益瓶頸、實踐平等相待、重組貿易結構，以及在亞太地區實現良性互動。1 年後，王毅也在「布魯金斯研究院」提出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 5 個方法，包括增進戰略互信、促進務實合作、加強人文交往、加強在區域及全球問題之合作，以及重點加強亞太事務合作；其中又以亞太做為兩國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試驗田」，尤其要求美國須尊重臺灣問題攸關中國大陸主權與領土完整，以及 13 億中國大陸人民感情。⁸

除了中共官方對「新型大國關係」的說明之外，若干學者對中共的用意有更多解讀。美智庫「蘭德公司」（RAND）資深政治分析員切斯（Michael Chase）指出，大國之間衝突對立的歷史經驗，使中共擔心自身國力崛起可能影響美陸關係，因此盼與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避免重蹈歷史覆轍，以保護其最重要的國家利益。但他也分析北京版本的「新型關係」，似在要求華府按照北京想要的方式包容其國家利益，而非經由雙方相互調整達成這個成果，將難使華府接受其概念。⁹美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亞太安全計畫主任及資深顧問克洛寧（Patrick M. Cronin）從 3 個層面解讀中共提出「新型大國關係」之意涵。¹⁰其一，避免美陸走向零和的競爭關係，對峙的關係不利「中國夢」之實現；其二，將中國大陸提升至與美平等的地位，當前「崛起的中國大陸將於本世紀中取代美國」的理論相當盛行，

⁸ 「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王毅外長在布魯金斯學會的演講」。

⁹ “China’s Search for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China Brief*, Volume XII, Issue 17, September 7, 2012, pp. 12-16.

¹⁰ Patrick M. Cronin, “The Path to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PacNet*, Pacific Forum CSIS, November 7, 2013.

習近平政權欲在處理美陸關係時，善加利用這種理論，以提升中國大陸的地位。其三，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ad hocery)，中共面臨內部諸多挑戰，無暇規劃美陸關係的長期戰略構想，是以提出一個沒有內容或明確目的的構想。克洛寧認為，即便如此，兩國仍可加強海事安全和核不擴散之安全合作，並侷限雙邊戰略競爭，以將雙邊推向合作大於衝突的關係。

日本智庫「東京財團」(Tokyo Foundation)研究員、中共問題專家小原凡司分析，中共提出「新型大國關係」係受到美國「亞洲再平衡」(Rebalancing Asia)政策，以及部分區域國家複雜化或惡化海洋領土主權爭議之刺激，期望藉由提出這個構想重建美陸關係。¹¹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政治學榮譽教授葛托夫(Mel Gurtov)認為，中共所謂的「新型大國關係」是一種「平等互惠」關係，顯示中國大陸自認晉升大國之列，不再甘於成為地位低於美國的夥伴(junior partner)，而是要求被視為大國對待，所有重大事務皆應與其諮商與協調。葛托夫表示美國面臨國內外諸多問題，應該思考與中共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並指出在領導地位(leadership)可以也應該是一種共享的責任。¹²

我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胡敏遠對中共提出「新型大國關係」4大意涵之分析，基本上涵蓋上述國外學者所提的各項論點。¹³(一)掌握國際政治脈動的話語權。過往經驗顯示中共會利用每一時期的國際環境創造新概念與理論，並爭取這個新概念與理論的話語權，同時奪取意識形態的主導權。(二)形塑中國大陸「大國崛起」之事實。中國大陸已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國力仍與美國有相當大的差距，但若創造與美國平等的大國地位，將有利於其在國際上的運作空間。(三)緩和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壓力。中共認為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旨在圍堵中國大陸，提出「新型大國關係」是要求美國勿以強權心態看待其崛起，同時改變以美國主導的亞太區域秩序。(四)避免大國

¹¹ Ohara Bonji, "Japan in the New Era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Tokyo Foundation, August 14, 2013.

¹² Mel Gurtov,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 'New Type' of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11, Issue 52, No. 1, December 30, 2013.

¹³ 胡敏遠，〈「中」美對「新型大國關係」的認知與應用〉，《戰略與評估》第四卷第四期，2013年冬季號，頁6-12。

對抗的命運，以利國家戰略發展。中共雖不滿美國在若干共同關切的國際事務之主導地位，然因其國力仍無法與美抗衡，須先調整並重塑與美關係，改變對抗的歷史型態，以利其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發展。

二、美國對「新型大國關係」之態度與回應

面對習近平及中共各級領導人一再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美國最初並無直接回應。2013 年 6 月，美陸領導人在加州「陽光莊園」舉行非正式元首峰會時，面對習近平的提議，歐巴馬以「新型合作模式」做為回應，¹⁴同時呼應習近平建立「新型軍事關係」的提議，表示兩國應建立常態化與制度化的軍事討論，以助瞭解彼此軍事戰略目標。第六輪 S&ED 於北京舉行前，歐巴馬亦發表聲明指出，美國歡迎穩定、和平、繁榮的中國大陸崛起，承諾透過提升務實合作及有建設性地管理歧見，朝發展美陸「新型關係」的目標邁進。¹⁵由此可知，美國雖同意與陸建立「新型關係」，卻不願鬆口承認中國大陸為「大國」。美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曾表示，美國還在試著定義何為「新型大國關係」；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事務的資深官員王曉岷(Robert Wang)亦曾指出，「新型大國關係」是中國大陸而非美國提出的用語，美方不確定是否完全贊同陸方的解讀。¹⁶澳洲國立大學戰略研究教授懷特(Hugh White)分析，¹⁷美國明白一旦承認「新型大國關係」，中國大陸會將之解讀為美國預期兩國在亞洲的角色將出現巨大變化，美國不會接受這種看法。少數使用「新型大國關係」乙詞的美國官員是國安顧問萊斯(Susan Rice)，她曾於 2013 年 11 月表示，在處理中國大陸問題方面，美國努力尋求與陸建立「新型大國關係」(When it comes to China, we seek to operationalize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¹⁸

¹⁴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Bilateral Meeting,” The White House, June 8, 2013.

¹⁵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to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The White House, July 8, 2014.

¹⁶ “Xi’s Great-Power Drive a Dilemma for Obama as APEC Nears,” *Bloomberg*, September 19, 2004.

¹⁷ Ibid.

¹⁸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usan E. Rice,”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21, 2013.

然而，近期美國對於「新型大國關係」，似乎出現直接而明確的回應。在第六輪「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代表歐巴馬率團參加的凱瑞在聯合開幕會上，指出「新型關係」不是嘴巴說出來的，而是行動做出來的（...a new model is not defined in words. It is defined in actions）；¹⁹在記者會上，他更清楚地指出儘管美國認為 21 世紀的大國關係是「新型關係」，但不能只是坐談「新型關係」，而是須由美陸兩國相互遵守國際行為規範來達成，意即不採片面行動來加強特定主權主張，須在以法規為基礎的體系中行動。²⁰顯然凱瑞暗示中共在南海的片面行動不符合「大國」應有行為；此係美國官員首次將「新型大國關係」跟「遵守國際規範」聯結在一起。雖然這是凱瑞個人回答記者發問時的回應，但第六輪對話剛結束，美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卿福克斯（Michael Fuchs）即提「南海 3 項凍結行動建議」，²¹呼籲有關各方克制行為，相關內容雖非針對中國大陸，而是對南海各聲索國的建議，但不可避免地解讀為要求中共停止其在南海之作爲。²²未來可以觀察面對中共要求與美建立平等地位的「新型大國關係」時，「要求中共先停止在東、南海的片面行為」是否成為美國回應之基調。

三、「新型大國關係」中的第三方因素

無論是「新型關係」或「新型大國關係」，可以確定的是美陸都意識到維繫彼此互動與往來的重要性；然而，兩國試著定義、形塑及推展雙邊關係的同時，第三方因素也在其中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作用。網路雜誌《外交家》（*The Diplomat*）副主編蒂耶茲（Shannon Tiezzi）指出，儘管美陸競相爭取各自在亞太區域的影響力，這種長期的戰略鬥爭（strategic battle）大致上維持在低風險狀態。然而，就短期而言，影響

¹⁹ “Remarks at the Sixth Round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9, 2014.

²⁰ “Press Availability in Beijing, Chin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0, 2014.

²¹ 「南海 3 項凍結行動建議」之重點為：一、各聲索國保證不再增設新前哨站，保證不再奪取其他聲索國自 2002 年 11 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簽署後已佔領島礁；二、各聲索國應維持島礁現狀，其自然狀態、大小或能力應不予變動（與 2002 年相較）；三、各聲索國同意自制，不採取單邊行動對抗其他聲索國在爭議區域長期存在之經濟活動；參見 Michael Fuchs, Remarks at the Fourth Annual South China Sea Conferenc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1, 2014.

²² 〈美提南海凍結 3 建議 劍指中方〉，《自由時報電子報》，2014 年 7 月 12 日。

美陸關係的並非兩國固有差異，而是事涉第三方國家的爭議。²³這些她稱為 X 因素（X factors）的第三方，即為菲律賓、日本和北韓等國。在菲律賓及日本方面，兩者分別在南海及東海與中共有領土主權爭議，並各自與中國大陸發生多次海上對峙或衝突，中國大陸部分學者因此批評美國利用這兩個區域盟邦，達成其區域戰略目的。而北韓對美國一再的武力挑釁言行，亦使美國責怪中共未能管控北韓。蒂耶茲指出，這些國家都是自主行為者，無論北京或華府喜歡與否，其行為都是基於各自國家利益及最佳判斷而做出的舉動。

北京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教授查道炯也認為，²⁴這些第三方國家在美陸之外，也與其他國家交往，因此不該高估美國或中國大陸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及安特衛普大學（University of Antwerp）東亞政治講師康奈莉絲（Elena Atanassova-Cornelis）更從 2014 年「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中，²⁵從日相安倍晉三、美防長赫格爾，以及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各自的演說分析，亞洲的和平與穩定雖取決於美陸兩國對彼此關係的任何安排，但決定區域可能未來的因素將是日陸關係。由此可見，第三方國家的因素不只可能影響美陸關係發展，亦可能牽動整個區域情勢的走向。

四、小結

綜前論述，可以發現中共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的背景包括遠因與近因。遠因始自美陸關係正常化後，雙方欲從過去因共同對抗蘇聯而結合的關係型態，摸索出一種新的關係。胡錦濤之前的領導人對這種關係的概念尚很模糊，僅提出大方向是美陸必不能對抗，必須和好並合作。胡錦濤任期將屆時，提出「新型大國關係」乙詞，習近平政權則進一步增加這個關係框架下的細節，這可從第六輪 S&ED 的成果清單略見一

²³ Shannon Tiezzi, "The X Factors: How Third Parties Destabilize US-China Relations," *The Diplomat*, March 13, 2014.

²⁴ Zha Daojiong, "Keeping Third Party Factors at Bay: An Observation of the 4th Round of the S&ED," *China & US Focus*, May 4, 2012.

²⁵ Elena Atanassova-Cornelis, "Evolv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Asia-Pacific: What Did We Learn from the 2014 Shangri-La Dialogue?" *Defense Security Brief*, Volume 4 Issue 3, September, 2014, pp.3-9.

斑。該次對話成果指出，美陸咸認雙方必須持續推動高層交往，提升兩軍關係，建立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並加強在海事、防擴散等領域之合作；²⁶這些都符合前述崔天凱與龐含兆，以及王毅所提出兩國如何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論述。而近因則更廣泛地牽涉到美陸相對國力的變化，以及其他區域國家的相應行動。當前美陸國力呈現相對消退與崛起，一方面增加中共自信，認為應在區域及國際事務佔有更重要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也使美國及其盟邦擔心中共意圖，無論美國如何解釋「亞洲再平衡」政策非針對中共，至少就中共來看，這是美國憂慮中共崛起的因應措施。為了確保國家發展所需的安定區域情勢，以及在國力尚未完全趕上甚至超越美國時，建立「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關係，對中共來說無論是在實務或形象上，皆屬有利。

另一方面，美陸咸認兩國必須維持交往與合作的關係，這點可從 2013 年歐習首次會面，以及雙方高層多次交流時的談話發現。習近平在第六輪 S&ED 開幕時亦表示，美陸利益深度交融，雙方「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對抗對彼此和世界「肯定是災難」，²⁷顯示美陸之間雖然矛盾不斷，但仍會持續發展關係。只是，兩國對於彼此關係的定位顯然存在落差。中共高層認為兩國對於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已經達成共識；美方卻不認為兩國同為大國，甚至暗示中共若欲展現大國風範，則須停止其在南海的單方行動，再加上菲律賓、日本及北韓等第三方國家因素的作用，未來交往之路仍將矛盾不斷。

肆、「亞洲新安全觀」與「一帶一路」倡議

一、「亞洲新安全觀」之背景與意涵

若說習近平提出「新型大國關係」，是一種自認中國大陸與美國同為大國的自信展現，那麼其在 2014 年 5 月舉行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²⁶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戰略對話成果清單〉，《新華網》，2014 年 7 月 11 日。

²⁷ 〈習近平在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五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上的致辭〉，中共外交部，2014 年 7 月 9 日。

in Asia, CICA)」（簡稱「亞信會議」）第四屆峰會上提出的「亞洲新安全觀」，則是另一種企圖主導區域秩序的自信。

1992 年 10 月 5 日，哈薩克總統納札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在第四十七屆聯合國大會中提出成立「亞信會議」的構想，目的在於建立一個亞洲多國平臺，透過加強亞洲各國對話與合作，促進區域和平、安全與穩定，並於 1999 年 9 月 14 日正式成立「亞信會議」。²⁸目前「亞信會議」計有 26 個會員國、7 個觀察國、4 個國際觀察組織。²⁹該會議每 4 年舉行一次峰會；每 2 年舉行一次外長會議。「亞信會議」的宗旨是循「主權平等」、「不干預成員國內政」之原則，加強多邊合作，建立亞洲互信機制，以促進亞洲和平、安全與穩定。除軍事與政治領域外，該會之互信機制尚包括經濟、環境、人文及對抗新型挑戰與威脅。（詳見附表）。

附表 「亞信會議」互信領域及建立互信措施

互信領域	建立互信措施
軍事與政治	軍事機構和國防院校互訪；互邀武裝部隊參訪；交換高級軍事人員之個人簡歷；就會員國加入或批准多邊軍控、裁武條約及外太空公約之情形交換訊息。
對抗新型挑戰	預防與打擊一切形式的恐怖、分裂與極端主義；制止所有跨境非法活動；就打擊犯罪交換訊息、加強合作與聯繫；增進執法合作與訊息交流；加強因應流行與傳染病之合作。

²⁸ 有關亞信會議（CICA），請見<http://www.s-cica.org/page.php?page_id=7&lang=1&article_id=104>。

²⁹ 亞信會員國分別為阿富汗、中國大陸、亞塞拜然、埃及、印度、伊朗、以色列、哈薩克、蒙古、俄羅斯、吉爾吉斯、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塔吉克、土耳其、泰國、烏茲別克、約旦、南韓、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伊拉克、巴林、柬埔寨、越南、卡達、孟加拉；觀察國為印尼、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斯里蘭卡、烏克蘭及美國；觀察組織為聯合國、歐洲安全合作組織、阿拉伯聯盟及突厥語國家會議，<http://www.s-cica.org/page.php?page_id=7&lang=1&article_id=104>。

經濟	建立交通網絡及運輸系統；能源安全合作；訊息交流合作；提供簽證便利；拓展金融合作；增加中小企業商機；擴大投資機會與合作。
人文	推動不同文明、文化和宗教間對話；鼓勵各國媒體推廣「亞信會議」；推動文化及民間交流，促進人民相互理解；聯合考古考察；促進基本權利和自由。

資料來源：中共外交部第四屆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官方網站。

2014年5月20-21日，中國大陸從上屆主辦國土耳其手中接下主辦權，舉行第四屆「亞信會議」峰會。本次峰會在許多面向有著若干重點，使得原本較其他區域型會議來得默默無名的「亞信會議」，在國際上獲得更多關注。首先，在出席國家或組織代表方面，除有俄羅斯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³⁰哈薩克總統納札巴耶夫及阿富汗總統卡塞（Hamid Karzai）等各會員國元首或高層官員與會，支持習近平的「亞洲新安全觀」，³¹聯合國安理會秘書長潘基文亦於會中發表演說，³²肯定「亞信會議」在解決區域安全議題的潛力，並表達對「亞信會議」的支持，突顯聯合國對這個區域型會議的重視。納札巴耶夫亦於會中表達對習近平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項亞洲區域經濟整合計畫的支持。其次，本次峰會發表的《上海宣言》，為「安全」下了一個定義。宣言指出，「安全」已成跨國性、綜合性與聯動性的概念；各國應就現有共識基礎謀求共同、綜合、合作、永續的安全。宣言更強調「任何國家不能以犧牲他國安全為代價，加強自身安全」，以及「依據《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尊重彼此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支持和平解決爭端且互不干涉內政；不採取、不支持顛覆他國合法政府的行動；拒絕在國際事務採雙重標準；不支持任何分裂主義運動和組織」。³³

³⁰ Vladimir Putin, "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 Summit," Official Site of President of Russia, May 21, 2014.

³¹ "CICA Summit in Shanghai Focuses on New Goals for Security Forum," The Astana Times, May 22, 2014; "President Karzai's Speech at 4th CICA Summit,"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May 22, 2014.

³² "Secretary-General's Remarks to the Fourth 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 (CICA)," United Nations, May 21, 2014.

³³ 〈亞信會議第四次峰會上海宣言〉，《新華網》，2014年5月21日。

習近平亦對「安全」提出明確定義，他在開幕演說當中指出，「亞洲區域情勢正在發展，時代正在進步，思維不能停在冷戰零和博弈的舊時代」，同時提出「亞洲新安全觀」。所謂「亞洲新安全觀」，意即倡導「共同、綜合、合作、永續安全」，**共同安全**即尊重保障各國安全，不能犧牲他國安全，謀求自身絕對安全，不應壟斷區域安全事務，侵害他國正當權益，同時恪守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強化針對第三方的軍事同盟，不利於維護區域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即統籌並維護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對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等「三股勢力」採零容忍態度。**合作安全**即通過對話進行合作，從低敏感領域著手，反對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與激化矛盾，「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永續安全**即合作與發展並重的安全。³⁴

習近平的演說顯然針對美國而來；長久以來，中國大陸多次批評美國在亞太區域的盟邦關係是冷戰時代的產物，是針對圍堵中國大陸的目的而存在。習近平所說「強化針對第三方的軍事同盟，不利於維護區域共同安全」，即在批評美國在「亞洲再平衡」政策下，與日本及菲律賓等國加強安全同盟的作為。他主張亞洲事務由亞洲人管，明白表達美國不應插手亞洲的立場。事實上，毛澤東早於 1950 年第八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上就提出這種立場，他當時表示「亞洲的事務應由亞洲人民自己來管」；另於 1959 年 3 月 18 日會見日本社會黨書記長時指出「...西太平洋的國家自己來管，一切外國勢力都應撤走」。³⁵如今，習近平再次提出相同看法，可以看出他雖認為太平洋可容納美陸，但對整體亞洲事務仍延續前人立場。而且，相較毛澤東時代，今日的中國大陸的軍事、經濟、外交實力更加穩固堅強，重申前人立場更顯其自信。

習近平對「亞信會議」的未來有著更多期許，他提出 4 大加強「亞信會議」功能的建議：1、建議推動亞信成為涵蓋全亞的安全對話合作

³⁴ 〈習近平在亞信第四次峰會作主旨發言〉，《中新網》，2014 年 5 月 21 日。

³⁵ 劉山、薛君度、曲星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 年），頁 133-141。

平臺，以此基礎探討建立區域安全合作新架構，並依情勢適時增加外長會議及峰會頻率；2、建議加強亞信能力和機制，在此框架建立國防磋商機制及各領域互信措施監督小組；3、建議舉辦非政府論壇，建立亞信各國民間交流；4、建議強化亞信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擴大與其他區域及國際組織的對話與溝通。³⁶從提出「亞洲新安全觀」及建議加強「亞信會議」功能可以合理分析，習近平欲藉擔任 4 年主辦國的機會，將「亞信會議」打造成亞洲重要安全合作平臺，進而主導亞洲安全話語權，塑造不同於美國為首的亞洲安全秩序。蒂耶茲分析，習近平主張的新安全合作架構將由中共和俄羅斯主導，藉此淡化美國的亞洲同盟之重要性，降低美國在區域的影響力。³⁷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黃介正教授亦從「亞信會議」解讀，「習近平主義」(The Xi Doctrine) 已成中共國際外交戰略指導方針。³⁸所謂「習近平主義」是以中共固有的和平發展基調，以「新型大國關係」拖住美國、穩住俄羅斯；另藉「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因應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習近平一方面鞏固與俄羅斯和亞洲大陸國家的關係，另一方面針對美國的亞太盟邦，顯現「穩陸制海」的戰略布局。綜此觀察，習近平藉「亞信會議」所傳達的，是中國大陸身為秩序制定者的意圖，這與「太平洋夠大」的論述，所展現出的是另一個面向的對外政策。

二、「一帶一路」倡議之背景與意涵

除了「亞洲新安全觀」之外，前面提及之「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習近平對外政策中亦具相當重要的作用。中共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項區域經濟整合倡議，統稱為「一帶一路」。「一帶」是以中國大陸城市為出發點，透過交通網絡向西串連中亞及南亞重要城市，重現古代陸上絲綢之路貿易路線的經濟整合倡議。「一路」則是串連東南亞重要城市的海港所形成之貿易路線。習近平於 2013 年 9 月 7 日應納扎巴耶夫之邀，赴哈薩克納扎巴耶夫大學演講時，就已提出為了加強歐亞各國經濟與合作關係，必須

³⁶ 〈習近平在亞信第四次峰會作主旨發言〉，《中新網》，2014 年 5 月 21 日。

³⁷ Shannon Tiezzi, "At CICA, Xi Calls for New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 Diplomat*, May 22, 2014.

³⁸ 黃介正，〈習近平主義〉，《聯合電子報》，2014 年 6 月 3 日。

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從一、加強政策溝通；二、加強道路聯通；三、加強貿易暢通；四、加強貨幣流通，以及五、加強民心相通（簡稱「五通」）的方式逐步落實。³⁹

「一帶一路」正式納入中共國家政策，是在 2013 年 11 月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中。《決定》第 26 小項「擴大內陸沿邊開放」的內容指出，中共未來要「建立開發性金融機構，加快與周邊國家和區域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⁴⁰從這點可以看出，打造中國大陸與周邊區域的交通網絡，是「一帶一路」經濟倡議的重點。這可說明為何中共近來積極對外推廣及協商以中國大陸為出發點，跨境鐵、公路和飛航路線的建設。舉例來說，中共目前正籌建泛亞、中亞和歐亞 3 條跨國高鐵。泛亞高鐵是覆蓋東南亞地區的高鐵網絡，從昆明出發，通往越南、緬甸、柬埔寨、泰國及馬來西亞，最後抵達新加坡；中亞高鐵沿古代絲綢之路，從新疆烏魯木齊出發，取道吉爾吉斯、烏茲別克等中亞國家，經伊朗與土耳其，最後通往德國；歐亞高鐵則從英國倫敦出發，途經巴黎、柏林、華沙、基輔，在莫斯科分成兩支，一支進入哈薩克，另一支進入哈巴羅夫斯克，最後抵達中國大陸滿州里。⁴¹

其他關於「一帶一路」交通網絡計畫，還包括在中國大陸與吉爾吉斯、巴基斯坦、蒙古和尼泊爾等邊境建設開放平臺，以支持中國大陸與哈薩克物流中轉基地的建設；加快新疆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各國及省區市合作，以建立中國大陸與中亞、西亞、南亞、歐洲與非洲的交通運輸系統；以及在內蒙古地區建立臨河—哈密高速公路，打通環渤海灣地區通往新疆的高速公路通道，以加快絲綢之路輻射地區的路網等。⁴²

至於提出「一帶一路」的目的為何，中共官員亦有說明。王毅指出，

³⁹ 〈習近平呼籲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全文〉，《環球網》，2013 年 9 月 7 日。

⁴⁰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3 年 11 月 15 日。

⁴¹ 〈中國正和數十國家談高鐵合作〉，《新京報》，2014 年 6 月 19 日。

⁴² 〈國家多層面推進跨境鐵路公路建設〉，《中研網》，2014 年 9 月 3 日。

「一帶一路」的目的是使中國大陸進一步對外開放，尤其是加快向西開放。⁴³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則說明，提出「一帶一路」主要有 3 項考量：第一，解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重東部輕中、西部的問題，以因應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需要；第二，解決亞洲各個次區域間交通基礎設施不聯通或不流暢的問題，以推進亞洲區域合作的需要；第三，繼承和弘揚古代絲綢之路實現商品、人員、技術和思想交流的精神，以滿足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需要。⁴⁴外交部長助理劉建超亦表示，中國大陸透過「一帶一路」的建設，努力將自身發展戰略與亞洲區域合作戰略和他國發展戰略對接，使「中國夢」和「亞洲夢」及「歐洲夢」連接。⁴⁵

「一帶一路」納入國家政策後，即成為習近平政權對國界以西的外交政策重點，這點在習近平近期中、南亞出訪行程表露無遺。2014 年 9 月 11-19 日，習近平先赴塔吉克參加第十四屆「上海合作組織峰會」（簡稱「上合峰會」），並藉機與塔吉克總統拉赫蒙（Emomali Rahmon）共同出席兩國各項重大合作工程的儀式，包括「中亞－中國大陸天然氣管道 D 線塔吉克境內段」開工儀式。⁴⁶習近平接著拜訪馬爾地夫和斯里蘭卡，除加強與兩國的經濟合作與民間交流外，「一帶一路」亦是推廣重點。習近平在馬爾地夫提議兩國應該合作共建「21 海上絲綢之路」，獲該國表達參與陸方倡議之意願；⁴⁷在斯里蘭卡，習近平指出「21 海上絲綢之路」與該國「馬欣達願景」經濟發展計畫之目標不謀而合，建議合作推動海上絲綢之復興，以造福兩國人民，同樣獲得斯國支持。⁴⁸

習近平最後一站前往印度，與印度新任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達成若干經濟合作共識，其中包括同意兩國協力加快「孟陸印緬經濟走

⁴³ 〈一帶一路 主場外交積極進取〉，《中時電子報》，2014 年 3 月 9 日。

⁴⁴ 〈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建設陸海絲綢之路」分組會上的演講〉，《中時電子報》，2014 年 3 月 9 日。

⁴⁵ 〈務實合作，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外交部部長助理劉建超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媒體合作論壇上的演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4 年 7 月 2 日。

⁴⁶ 〈中塔元首見證兩大合作項目動工〉，《文匯報》，2014 年 9 月 15 日。

⁴⁷ 〈習近平訪馬爾地夫 搭海上絲路〉，《中央社》，2014 年 9 月 15 日。

⁴⁸ 〈習近平：倡建「海上絲路」與斯里蘭卡建設不謀而合〉，《新華網》，2014 年 9 月 16 日。

廊」的建設，⁴⁹習近平並在印外交部智庫「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 ICWA) 的演說中發表其南亞政策，指出和平穩定、發展繁榮的南亞符合區域國家和人民之利益，亦符合陸方利益。陸方提出「一帶一路」，旨在加強傳統陸海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之相互通聯。陸方將於未來 5 年將其與南亞國家之貿易額提升至 1,500 億美元、對南亞投資提升到 300 億美元，並將向南亞國家提供 200 億美元優惠貸款。

50

整體而言，習近平此次中、南亞行重點是將「一帶一路」倡議與各受訪國家的國內發展計畫進行串連，強調倡議與各國的關聯性。王毅表示習近平透過「一帶一路」建設，打造中國大陸與塔吉克、馬爾地夫、斯里蘭卡和印度的利益及命運共同體，使「一帶一路」與前述國家的發展戰略深入對接，因而受到相關國家的支持。⁵¹由此觀之，「一帶一路」與「亞洲新安全觀」一樣，已成為習近平政權推展周邊外交的重要工具。

三、小結

觀察「亞洲新安全觀」及「一帶一路」倡議，可以發現習近平政權積極以安全和經濟經營中亞、西亞、南亞地區，反映出其對國內及周邊需求。在國內方面，為了刺激開始遲滯的經濟成長動力，中國大陸必須改變偏重東部沿海地區的不平衡經濟發展模式，擴大開發中、西部，並加強與該區國家的貿易互通，透過串連與中、西部的交通網絡，除可促進經貿往來，亦有助中國大陸能源輸送管道之多元化，增加國內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在周邊方面，強調亞洲國家在處理安全事務的自主性及在對抗「三股勢力」的合作，可營造更安定的環境，除有利區周邊區域外，最終重點還是為了中國大陸邊界安全所設想。更重要的是，中共將自己的「中國夢」與他國的強國夢想串連，加強其他國家的認同與支持。若能在中國大陸發起與帶領之下，確保中亞、西亞、南亞地區的安全環境與經貿發展，將更加鞏固中國大陸在這個以陸路國家為主的區域之影響力

⁴⁹ “Full Text of PM Narendra Modi’s Statement after His Discussions with Xi Jinping,”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18, 2014.

⁵⁰ 〈習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的演講〉，《香港文匯報》，2014 年 9 月 19 日。

⁵¹ 〈習近平中亞南亞之行：復興絲綢之路 共建和諧周邊〉，《新華社》，2014 年 9 月 20 日。

與重要性。

伍、「新型大國關係」v.s.「亞洲新安全觀」與「一帶一路」倡議

一、「亞洲新安全觀」與「一帶一路」倡議反映出不同於「新型大國關係」看似和平共存的政策盤算

「新型大國關係」及「亞洲新安全觀」與「一帶一路」倡議，皆是習近平上任以來大力推動之政策方針。前者對象是位於中國大陸以東的美國，也是習近平上任初期最先推動的外交重點。後兩者對象以位於中國大陸以西的中亞、西亞及南亞國家為主，是近期透過「亞信峰會」與「上合峰會」等區域會議所積極宣傳的概念及倡議。「一東一西」的外交政策，顯示習近平的對外關係版圖呈現兼顧東向與西望的布局。這兩種對外政策同步並行，也反映出習近平政權面對與既有強權關係及推升並鞏固國家地位時的衡量。

「新型大國關係」的核心思想是「太平洋夠大，足以容下『中』美兩國」，這樣看似大國可以和平共存的思維背後，隱含的意義是一方面中國大陸對自己國力崛起深具信心，認為美陸地位平等；另一方面亦認知美國實力仍強，且美國及其盟邦長期經營並主導亞太地區秩序與事務，加上近年中共與東亞國家的海上領域主權爭議方興未艾，使得亞太國家與中國大陸維持經濟上合作、安全上競爭的競合關係。即便中共憑藉政軍經實力，已在亞太形成不容小覷的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然其力量之施展仍面臨若干國家的反彈。因此，「太平洋夠大」的論述可以解讀為中共欲與美國在亞太享有平等的主導地位、美國獨霸亞太的地位不再，亦可以解讀為中共體認美國在亞太仍具相當實力與影響力，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仍有芥蒂。因此，與其對抗美國，造成情勢不穩定進而影響國家發展，不如「求同存異」，與美國共存於太平洋區域。

相較之下，中共在中亞、西亞及南亞有較大的力量運作空間。在外交方面，除與印度仍不時發生邊界對峙爭議，中國大陸與相關國家的領

土爭議幾已獲得解決；⁵²在經濟方面，若干區域國家皆表態支持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安全方面，中國大陸與這些國家同樣面臨恐怖活動威脅。由於彼此衝突熱點少，加上在各個面向的共同利益考量，中共在中亞、西亞及南亞的發展，相較之下將比在亞太地區來得容易。挾著這種優勢及主導「亞信峰會」與「上合峰會」等未有美國及其盟邦參與的區域會議，中共提出「亞洲新安全觀」，主張「亞洲的事由亞洲人來管」，並暗指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同盟不利區域安全，透露中共當局對於當前美陸在整個亞洲權力分配的觀點。前已說明過「太平洋夠大」論述的可能解讀，但「亞洲新安全觀」的主張顯示中共試圖建立起一個「沒有美國及其主要盟邦介入」的體系與秩序，使中亞、西亞及南亞成為其外交關係與區域影響力的有力靠背，頗有以「亞洲新安全觀」對抗「亞洲再平衡」的意圖，也呈現出「亞洲新安全觀」不同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政策盤算。未來，可以合理預期中國大陸會加強對外宣傳習近平的「亞洲新安全觀」，逐步建立自己在亞洲安全事務的主導地位，而「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經濟誘因，將進一步強化中國大陸在亞洲的地位。目前仍難預測中共在中亞、西亞及南亞鞏固勢力之後，是否改變「太平洋夠大」看似和平共處的態度，並從「穩陸制海」轉為「挾陸抗海」與美抗衡，畢竟大國之間的權利之爭，不只仰賴外交影響力，尚須評估軍事及經濟實力。但是透過建立新的安全體制，中共或像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認為那般，將試圖把美國排除在亞洲事務之外，創造自己的「亞洲門羅主義」。⁵³

二、「新型大國關係」及「亞洲新安全觀」與「一帶一路」倡議面臨之挑戰

無論是「新型大國關係」或「亞洲新安全觀」及「一帶一路」倡議，仍有各自推動上的困難。「新型大國關係」的首要挑戰在於美陸對與該

⁵² 在陸地邊界問題上，中國大陸分別與北韓、俄羅斯、蒙古、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緬甸、寮國和越南等 14 個國家有領土爭議問題；目前除了印度與不丹，中共已與其他 12 個鄰國簽署邊界條約或協定，劃定之界線佔中國大陸陸地邊界總長的 90%。〈中國與鄰國 90% 陸地邊界劃定〉，《文匯報》，2005 年 9 月 1 日；〈中國已與 12 接壤鄰國劃定邊界〉，《中國評論新聞》，2007 年 10 月 5 日。

⁵³ 〈亞信峰會 中國抗美 力爭主導亞洲〉，《自由時報》，2014 年 5 月 22 日。

詞的定義根本上就存在歧見，對美國來說，遵守國際規範是大國必備要素之一，而中共在東、南海的各項片面作為，除與這項要素背道而馳外，亦引發美國區域盟邦的抗議。在自我原則與盟邦反應的顧慮之下，美國官方難以視中國大陸為大國。相對地，中共視東、南海各島礁為其核心利益，認為美國不應藉其區域盟邦操作海上領土議題。諸如此類兩國意見相悖的例子還包括網路安全，例如凱瑞在第六輪 S&ED 上表示，中國大陸的網路駭客對智慧財產權所造成的傷害，已對美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造成「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⁵⁴中共則認為自己亦是網路駭客的受害者，否認美國的任何指控，並以前美情報雇員史諾登 (Edward Snowden) 洩密案為例，指責美國網路監控行為。⁵⁵面對若干意見相左的議題，美陸仍難消除戰略互疑並建立互信，而兩者皆為中共認知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第一步。

事實上，部分美國學者已對「新型大國關係」的缺乏具體內容提出質疑。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教授易利信 (Andrew Erickson) 及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員黎雅澹 (Adam Liff) 曾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期刊撰文指出，歐巴馬政府對何謂「新型大國關係」並無共識，僅認為兩國應在共同利益領域擴大合作，並建設性地處理分歧。但中共認為的「新型大國關係」要求更多，包括要求美國尊重中國大陸核心利益、平等對待中國大陸等等。在彼此錯誤地期望得到對方認為不切實際的東西的情況下，當期望落空時，只會為兩國關係帶來更糟的後果。易利信與黎雅澹認為，歐巴馬應藉出席 2014 年 11 月「亞太經合會」(APEC) 的機會，拋棄中共的「新型大國關係」，以符合美國期待的大國路線取代之。此雖為學者觀點而非官方立場，卻也凸顯美陸對「新型大國關係」認知不同、缺乏具體執行內容的困境。⁵⁶

「亞洲新安全觀」及「一帶一路」倡議不存在前述的定義歧見及戰略互疑，但在推行上仍有其挑戰。在「亞洲新安全觀」方面，蒂耶茲認

⁵⁴ “China U.S. to Boost Security Ties, But No Breakthroughs,” *Reuter*, July 10, 2014.

⁵⁵ 〈陸網軍再曝光 北京反批美〉，《中央社》，2014 年 6 日 10 日。

⁵⁶ Andrew Erickson and Adam Liff, “Not-So-Empty Talk: The Danger of China’s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Slogan,”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9, 2014.

為這個概念的發源地「亞信會議」，其成員國面臨不同安全處境，著眼不同優先要務，不容易就有意義地處理區域安全事務達成共識。其次，「亞信會議」缺乏日本、澳洲、東協大多成員，以及中東主要國家以會員或觀察員身份參與。簡言之，「亞信會議」因為組織龐大，會員將難達成共識，卻也因缺乏若干國家參與，無法真正廣泛地包含區域所有主要國家，⁵⁷這將影響「亞洲新安全觀」的落實與否。至於「一帶一路」倡議的交通網絡建構，目前是由中共採取「以技術換取資源」的方式進行，意即中國大陸提供資金和設備，換取高鐵沿路國家的油氣、糧食等資源，完成後由沿路國家負責營運管理。但未來仍可能出現資金籌措困難、後續管理及營運權責的協商問題。⁵⁸

此外，中共在中亞、西亞及南亞並非沒有競爭對手，位於南亞的印度鑑於習近平大力推廣「一帶一路」，擬於近期推動「季節計畫：印度洋海上航道與文化面貌」(Project Mausam: Maritime Route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Across the Indian Ocean)；該計畫為一項跨國倡議，旨在重振古印度海上貿易榮景，並重新串連沿途國家之間的文化關聯。這項計畫被視為是對抗「21世紀海上絲路」。《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指出，斯里蘭卡和馬爾地夫等印度周邊國家對「21世紀海上絲路」的高度興趣，使印度有所警惕。「季節計畫」雖為文化導向，但亦具重要戰略意涵，可串連東非、阿拉伯半島、印度次大陸和斯里蘭卡，進而延伸到東南亞各國。⁵⁹

雖然中共大力投資印度周邊國家的基礎建設，印度仍難以與之匹比，但印度確實是中國大陸經營南亞關係的關鍵。在前述習近平的中、南亞行中，最大的重點是與印度新任總理莫迪建立個人關係，以利未來陸印交往與合作。對中共來說，印度係南亞大國，國力更甚其他南亞國家；因此，鞏固其在南亞對外關係的關鍵在於確保與印關係。若習近平

⁵⁷ Shannon Tiezzi, "At CICA, Xi Calls for New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 Diplomat*, May 22, 2014.

⁵⁸ 〈穿歐入美—中國的高鐵輸出夢〉，《旅讀中國》，2014年9月17日。

⁵⁹ Akhilesh Pillalamrri, "Project Mausam: India's answer to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The Diplomat*, September 18, 2014; Sachin Parashar, "Narendra Modi's 'Mausam' maneuver to check China's maritime might,"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16, 2014.

可藉加強與印度的關係，使印度支持其在南亞地區之各項倡議，除有利雙邊關係之發展，對其在整個南亞的外交布局，包括「一帶一路」及「孟陸印緬經濟走廊」的落實，亦具重要意涵。

陸、結論

「新型大國關係」及「亞洲新安全觀」與「一帶一路」倡議，是習近平政權兩大對外政策方針。「新型大國關係」的對象是美國，其核心思想是「太平洋夠大，足以容下『中』美兩國」，似乎展現一種大國可以和平共處的態度。但由於美陸對「新型大國關係」的根本定義和具體內容意見不一，加上美國區域盟邦的因素，即便美陸咸認維繫交往關係的重要性，「新型大國關係」的前景仍然多舛。相對於「新型大國關係」看似包容的態度，「亞洲新安全觀」則展現不容美國等外來力量介入的立場，因此被視為抗衡美國在亞太區域以軍事同盟為中心的安全體制之新安全架構。而「一帶一路」倡議則是透過區域經濟整合，一方面解決中國大陸內部經濟發展需求，另一方面增加其在區域影響力的方案。然而，「亞洲新安全觀」與「一帶一路」倡議亦面臨執行及潛在競爭對手的挑戰。即便如此，這「一東一西」的對外政策未來或許面臨調整，以順應情勢發展，但可預期仍將是習近平漫長執政生涯的外交優先要務。

（本文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部政策立場）

Xi Jinping's Foreign Policies: When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Meets “New Asia Security Concept” and “One Belt One Road”

Ya-Chi Y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fice of Defense Studies, MND

Abstract

Right after his ascendance as Mainland China's leader, Xi Jinping focused most of his diplomatic efforts on managing the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in the Pacific, particularly tha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proposal of build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Recently, such focus has been expanded to Central, West, and South Asian regions, as he has been marketing the “New Asia Security Concept” and the so-called “One Belt One Roa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itiative on various regional meetings. The two major foreign policies appeal to different audiences, with the former targeting the US located east of the Mainland China and the latter aiming at countries located west of the Chinese border, namely those in Central, West and South Asia. These foreign policies show a diplomatic landscape in which Xi Jinping gives considerations to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is article first of all respectively examines the definitions, background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New Asia Security Concept” and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t then contrasts the strategic calculation behind the two foreign policies.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respectively faced by the two policies.

Keywords: Xi Jinping's foreign policies;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New Asia Security Concept; One Belt One Road